

请勿谈论

庄天海

东西
作品

请勿谈论 庄天海

东西
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请勿谈论庄天海/东西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321-5399-2

I. ①请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3027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请勿谈论庄天海

东 西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5 字数 287,000

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399-2/I · 4296 定价: 4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7780459

目 录

短篇

- 请勿谈论庄天海 — 003
- 蹲下时看到了什么 — 013
- 双份老赵 — 029
- 你不知道她有多美 — 038
- 我们的父亲 — 048
-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— 057
- 送我到仇人的身边 — 079
- 保佑 — 095
- 伊拉克的炮弹 — 113
- 反义词大楼 — 130
- 溺 — 139

中篇

- 没有语言的生活 — 149
- 救命 — 183
- 目光愈拉愈长 — 227
- 肚子的记忆 — 266
- 慢慢成长 — 320

短篇

请勿
谈论
庄
天
海

孟泥撅着嘴走进来,问:“小尚,我们是怎么认识的?”王小尚拍拍她的小脸,说:“你不会连这都忘了吧?”

“那别人为什么说我俩是庄天海介绍的?”

“庄天海是谁?”

“谁知道他是谁呀?我还以为你们认识。”

“不认识。我俩不是一见钟情吗?关别人什么屁事?”

“可大家都在说,没有他我就不会认识你,你也不会喜欢我,我们就不会恋爱,不会幸福。”

“拷,这泡泡也吹得太大了吧。”

“所以,我觉得奇怪。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还不清楚吗?”

“是不是他们认错人了?”

“不可能。他们说得有板有眼,连眉头都没皱一下,每个字都是牙齿咬过之后才蹦出来的。”

“那就让他们嚼呗。我就不信他们能改变事实。”

说完，小尚把孟泥揽入怀里。被亲热的孟泥忽然骂了一声“我抽”。小尚问：“骂谁呢？”

孟泥咬牙切齿地：“骂那个吹牛不要脸的庄天海。”

第二天傍晚，当孟泥推开小尚的房门时，她瞬间石化。屋里除了一张光溜溜的床架，能搬的全都搬走了。连“喂”都没“喂”一声，他竟然就搬走了？孟泥仿佛灵魂被盗，痴呆了好几百秒。她掏出手机来，按王小尚的名字。手机响起“该用户并不存在”。她不相信，反复地按“王小尚”，声音反复地回荡，一次比一次虚幻。

房东进来，说：“妹子，他说有一把钥匙在你手上。”

“哦，”孟泥回过神，“你知道他的去向吗？”

“不晓得。他没告诉你么？下午来了一辆厢车和四个人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房间腾空了。”

“我抽。”她骂了一声，把钥匙交给房东。

“别为这种男人伤心，不值得。”

“为什么要伤心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你看看他的鼻子眼睛，哪一个器官配得上我？再查查他的银行卡，连房子的首付都不够。才华算个屁呀。要不是中了言情片的毒，我早劈腿了。你不知道吧，他晚上睡觉磨牙，好烦人的……”

“那就好。”房东打断她，掂了掂钥匙，暗示要锁门了。她转身走出去，用整个脑袋来回忆王小尚的坏。但是回忆回忆，她忽然回忆起自己对他的好，硬着的鼻子一酸，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。

分手不是孟泥的最痛，最痛是她不明白为什么分手？她想问个明白，放下身段到单位去找王小尚。单位负责人说：“王八蛋辞职了。”

孟泥像平时那样上班，假装什么屁事也没发生。没有谁注意她

眼角的血丝，也没有谁在意她食欲不振语速变缓，更别说她的例假不例了。在同事们眼里，她依然是一位正在热恋的甜蜜的女人。

某天，外号叫“青春痘”的汪网约孟泥在酒吧见面，请她帮介绍一公的。孟泥迟疑了很久，说：“你宁可叫我卖身，也别找我干这事。现如今，要找一可靠的公的比造一航母还难。”

“看来你是不想帮我了。但你可不可以介绍庄天海让我认识？”

孟泥的脑袋一下就大。她问：“庄天海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干什么的你还不知道？你就装吧。”

“谁装谁是马桶。”

“其实，我就想找他帮介绍个对象。如果你怕我打扰他，就把他的手机号码给我，我只发短信不见人。”

“他是开婚介所的吗？”

汪网无语，站起来要走。孟泥拉住她：“为什么只吐半截，能不能一次吐完？”

“你都不真诚，有什么好吐的？”

“我哪里不真诚了，是脚指头或是后脑勺？”

“你说你不认识庄天海。”

“凭什么我要认识他？是法律规定或是强制执行？我连它是动物或且植物都不清楚，凭什么你们就断定我跟它认识？”孟泥近乎咆哮，“告诉你，我跟王小尚是在地铁撞上的，和姓庄的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“谁信呀。”

“不信，你问它去。”

“我要能问他，还用来找你？”

这次，轮到孟泥无语了。她整理情绪，调低音量：“对不起，小网，我跟王小尚分手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凡是庄天海介绍的从不分手。”

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都这么说。”

“那你就去找它吧。反正我不认识这个王八蛋。”孟泥把酒钱留下，起身走了。汪网看着她的背影，轻蔑地：“你竟敢骂他，真是忘恩负义。”

当晚，孟泥的住所被小偷光顾。她的手提电脑、数码相机以及半个纸盒的零钱被盗。男朋友刚刚不辞而别，手提电脑又不翼而飞，孟泥觉得自己真是从头到脚的倒霉。尤其是电脑，里面储存着私密画面，万一小偷把截图上传网络，即便不气死也会精神崩溃。

看过现场的陆警察告诉她，像这种不大不小的案件很难侦破，因为小偷都懂得戴手套了。孟泥为此失眠，甚至连微博都不敢看，生怕自己的身体冷不丁地从网上弹出，把眼睛炸瞎。为了催促陆警察办案，她N次短信邀约他下馆子，但他每天都挂着挡，没时间跟她应酬。

孟泥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折磨……

十天，二十天，三十天过去了，网上平安无事。孟泥早搏的心脏渐趋正常，睡眠质量也慢慢好转。她对爱情和电脑没什么指望了，整天抱着一堆饼干当主食，下完班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。

傍晚，门铃“叮咚”一声。她吓得从沙发上弹出，趴在门孔上看了半天，才想起外面站着的是陆警察。她拉开门。陆警察问：“这时候打扰方便吗？”

“无所谓。”

陆警察走进来，亮出身后的手提电脑。孟泥的眼珠子顿时活了。她接通手提电源，开机密码有效，电脑似乎还没被人破解，文件和画面都还健在。她终于松了一口气，问：“把它找回来，算不算奇迹？”

“算你运气好。我们是在查别的案件时，顺带查出来的。”

孟泥请陆警察吃饼干。陆警察不吃。孟泥为他冲了一杯咖啡，因为杯壁上有昨天的残渣，陆警察没端杯子。孟泥说：“你作了这么大的贡献，怎么连一口都不喝呢？”

“不渴。”陆警察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。孟泥撕开，是她的房门钥匙。她问：“怎么会在你手里？”

“我们怀疑过王小尚，找他问过话。钥匙是他委托转交的，因为忙，直到今天才有机会。”

“他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本人答应为他保密。”

“我抽，”孟泥开始转圈，“他是不是以为我还有兴趣找他？我都把他扔垃圾桶了，他还这么防备，也太高看自己了吧。”

“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你吗？”

孟泥摇了摇头，像个布娃娃那样定格，活着的眼珠子忽地死了。陆警察说：“因为他有了新欢。听人说是庄天海叫他离开你的，条件是帮他介绍这个官二代。”

“你妹的，怎么又是庄天海？这条鼻涕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不知，但他这么做很不善良。如果你需要打架，可以电我。”

“我一个人就能抽扁他。”

陆警察起身告辞。孟泥说：“谢谢。”

孟泥想在网上人肉“庄天海”，但她刚输入庄的名字，就看见自己的裸照弹了出来。她关闭一张，就弹出数张。照片越关闭越多，就像细菌似的翻倍增长。看着肉肉的自己在网上被快速复制转发，她绝望到拔线。

手机响了，是“青春痘”打来的。她说：“平时看你像个淑女，现在才明白你是到淑女圈来卧底的。想干吗呢？进军娱乐圈或是找

大款包养或是想做名人？没见过吗？凡是用这种伎俩成名的，基本上都是次品、烂菜叶。你干吗要去凑这个份子？不客气地讲，姐震惊了，惊呆了，要不是因为感到耻辱现在都还在呆惊。”没等孟泥解释，“青春痘”就把电话挂断。孟泥刚想反拨，另一个电话强行插入，是老妈的。老妈说：“你想气死你爸吗？他现在已经站到阳台上了，暂时还没往下跳那是因为我在等我。妹仔，我们家虽然不是很有钱，但也不至于靠卖照片谋生。你要是急着用大钱，妈就把房子卖了，立刻给你汇去……”

“不是钱的问题，”孟泥打断老妈的话，“你们先别急着上网，好好活几天再说。”

电话那头泣不成声。孟泥说“放心”就断了通话。她以为网上的照片会被人忽略，理由是自己一直都是个被忽略的人，更何况网上的信息那么驳杂，却不料没有侥幸。她赶紧拨通网络警察，正在说明情况时，手机里不时插入“嘟嘟”声。报完警，她一看，机屏上显示十个未接来电，都是王小尚的。正要关机，他又来了。铃声中她犹豫，再犹豫，最终还是硬不起心肠，按了“接听”。

“你脑子是不是烧坏了？”王小尚劈头盖脸来了一句。孟泥没接招，屏住呼吸。王小尚继续说：“真没想到你会用这么下流的手段来报复我。但是，你也没占便宜。这相当于自杀性袭击，两人同时烧焦。知道你傻，但没想到你这么傻。其实，你只要把我俩的裸照直接寄给我女朋友就能达到目的，何必轰轰烈烈地挂到网上？”

“你TM给我闭嘴！”孟泥用了最大的嗓门。

王小尚沉默了。电话里只有双方的呼吸。沉默啊沉默……沉默良久，孟泥啜泣。她说：“你这只白眼狼，先拿到良心文凭再来骂我。我怎么就没想到报复？我真希望这就是我的报复。”

“有人告诉我，挂裸照是庄天海给你出的主意。”

“你妈才庄天海呢。你抱上了他的粗腿，还跟我说不认识，哄鬼呀？”

“我要哄你，就被车撞死。”

“你的新欢不就是他介绍的吗？”

“奶奶的，怎么我一交女朋友就是他的功劳？”

“你就装B吧。”孟泥掐了手机。

网警告诉孟泥，裸照上传地址在广州某网吧。而那个小偷既没打开电脑，也没离开本市。此案成谜。

孟泥辞职了，她实在不敢看同事们惊讶的表情，她甚至讨厌人类。每天，她都拉上窗帘，一头埋在被窝里。饿了，就起来泡方便面，或者吃几片饼干。如果食品断货，她就网购。

一天，孟泥戴上墨镜、口罩来到医院病房。床上躺着陆警察，他的右脚打着石膏。孟泥问：“怎么会伤成这样？”陆警察说：“那天从你屋里一出来，就在楼下栽了个大跟斗。我追小偷时在楼层跳来跳去都没摔坏，想不到会在平坦的路面骨折。”

孟泥打听：“手提电脑追回之后，还有谁碰过它？”

“一直锁在保险柜里，除了我没谁碰过。”

“那就撞鬼了。”

“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？”

“怎么会呢。要怀疑就怀疑庄天海。他不是无所不能吗？”

“别迷信，也许他只是个传说。”

“郁闷。为什么在网上查不到他的信息？难道他不是名人吗？怎么连一点粪便都没留下？”

“你找他干吗？”

“就想问他几个问题。你能帮我找到他吗？”

“试试吧。”话音刚落，陆警察的脸就变形了。一阵剧痛从石膏包裹的脚踝开始，蹿上他的脊梁骨直达头部。他的额头渗出了汗珠，紧咬的牙齿都快崩裂。孟泥叫来护士。护士把陆警察推进拍片室。

医生举起刚刚冲出来的X光照片，嘴巴张得像衔了一枚核桃。他把前后照片全挂在灯箱上，说：“你看这张，他的骨头是接对了的，而且长势喜人。但今天这一张，骨头却错开了，似乎有什么神奇的外力忽然让它错开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孟泥问。

医生说：“必须敲断骨头，重新对接。”

“那会很痛吧？”

“再痛也得重新来过，否则腿就瘸了。”

孟泥把医生的决定告诉陆警察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每次一见你，我就有麻烦？”

“是吗？”孟泥低下头。她受伤的自尊心又挨了一拳头，仿佛比陆警察第二次接骨还痛。陆警察发觉说重了，赶紧解释：“不是你的原因，也许是……是因为我们谈论了庄先生。”

“刚刚打击，又来安慰，谁信呀？”孟泥抹了一把眼角，低头离去。

门铃“叮咚”一响，送方便面的来了。这么多天，也只有送方便面的按过门铃。孟泥没有核实就把门打开，竟然是王小尚。他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说：“对不起，请原谅。”

“原谅你抛弃我？”

“那个官二代闪了，她是来耍我的，从来就没爱过我。”

“在她那里受伤，到我这里抓药，你脸是鳄鱼皮吗？”

“她姓庄，叫庄敏。我怀疑她是庄天海的亲戚。”

“那又能说明什么？”

“也许她是庄天海派来报复我们的。”

“你要流氓还想找借口。我跟姓庄的无渊源，他为什么要报复？”

“想不透。也许我们得罪过他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没什么不可能。有时候我们已经得罪别人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至少我们谈论过他吧？”

“除非你叫姓庄的来核对，否则我不会同情你。”

“你不原谅，我就不起来，一直跪到八十岁。”

孟泥操起一小玻璃瓶，用拇指“嘭”地弹开瓶盖，像就义前的英雄举着手雷那样举着。王小尚以为是硫酸，吓得赶紧跑路。孟泥关上门，把瓶里的酒一饮而尽。迷糊中，她听到了警笛。

楼下的马路旁堆满了人。孟泥挤进来，看见几个警察站在警戒线里。一辆名牌跑车斜插在路中央，打着双闪。离车头五米处躺着一人，他的周围流淌着血。孟泥冲进去，那人果然是王小尚。她喊：“小尚、小尚……”

警察把她拉开，说：“省点力气吧，他已经听不见了。”

“小尚呀小尚，”孟泥抽泣，“你发誓说如果认识庄天海就被车撞死，现在，你真的被车撞死了呀……”

一年后，孟泥结婚了，男方是陆警察。对于往事，他们一概不谈论。孟泥除了上班，还包下了全部家务，把陆警察宠得就像个宠物。孟泥一心想生孩子，但两年了都怀不上。他们去医院检查，医生鉴定女方有怀孕能力，男方有使人怀孕的能力。既然都有能力，为什么怀不上？孟泥问：“难道庄天海报复我们？”陆警察说：“不是怀不了，而是我们打靶的时间不对。如果一辈子你都怀不上，那我就承认真有那么一个庄大爷。”孟泥拍了一下他的嘴巴。

终于，孟泥有了怀孕的迹象。医检确证她真的怀上了。陆警察兴奋得双手拍桌，一边拍一边唱，好像拍的是乐器。孟泥兴奋之余，经常手抚下腹嘴里喃喃：“谢天谢地，您终于让我怀上了。”她的“喃喃”被陆警察听到。陆警察问：“谢谁？”

孟泥“嘘”了一声，不答。

“为什么要谢别人？难道不是我让你怀上的吗？”

孟泥怕吵架，解释：“我曾经祈祷，说如果他能保佑我怀上，我就天天默念他的恩情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庄天海。”

“我抽，就连你怀孕他也有股份？”

“当时只一念，没想到一念就灵。”

“听着，别的别人都可以帮，唯独这怀孕我不喜欢与人分享。”

孟泥“扑哧”一笑。陆警察说：“如果真有个庄大爷，那他就一定不会让你怀上，因为去医检那天，我们没少说他的坏话。”

“也许……也许是太多的失败拍扁了我的自信。”

“根本就没这号神人，他只不过是我们为失败找的借口。”

012

孟泥生下一可爱的儿子。幸福感开始在她的体内晃荡。但儿子到了该叫“麻麻”的时候，却叫不出来。医生诊断他患了语言障碍症。孟泥和丈夫让他听音乐，听鸟叫，给他做放松操，请专家训练发声，但他始终一言不发，铁心要让父母着急。

某个太阳天，孟泥把儿子放到公园的草坪上打滚。他一边滚一边伸手抓孟泥手里的糖。孟泥把糖闪开，教他说：“妈妈，爸爸……”他不开口。孟泥用糖抹了抹他的嘴唇。他的嘴唇微颤。孟泥耐心地教：“妈妈，爸爸。”教一次就在他嘴唇抹一次糖。忽然，儿子惊恐地看着她身后，嘴一张：“庄、庄、庄爷爷……”孟泥飞快地回头，身后没有人，只见一阵风从草坪上掠过。她一激灵，全身顿时起了鸡皮疙瘩。

原载《花城》2013年第2期、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2013年第5期转载,收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的《2013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》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的《2013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》

蹲下时看到了什么

请勿谈论庄天海

013

只要张五蹲到猪圈上,收音机里准会嘀的一声。“刚才最后一响,是北京时间六点整。”他每天早上的排泄准确得就像闹钟,误差不过几秒。这时天刚麻亮,很少有人起床,他尽可以放心地裸露。猪圈上没有遮挡,空气清新鸟声悦耳,微风送来泥香。这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,也是他最美妙的十分钟。每次他都会闭着眼睛享受。但是今天有些意外,他刚一闭眼就听到了脚步声。跳下猪圈已来不及,更别说提裤子了,他只好硬着头皮迎接。脚步声从屋角扑来,紧接着他就看见了侄女张鲜花。鲜花本能地想刹住速度转身,但既然都已经看见了再转身似无必要,况且她还要急着到乡里赶早班车。鲜花没有选择,只好打声招呼:“满叔,你拉呀?”张五也没有选择,说:“嗯,鲜花你赶街呀?”